

浙江文叢

屠隆集

〔第十册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屠隆集

〔第十册〕

〔明〕屠 隆著 汪超宏 主編

浙江文叢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屠隆集 / (明)屠隆著; 汪超宏主編. —杭州：
浙江古籍出版社, 2012.5
(浙江文叢)
ISBN 978-7-80715-884-4

I. ①屠… II. ①屠… ②汪… III. ①中國文學－古
典文學－作品綜合集－明代 IV. ①I214.8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2)第 116413 號

本書為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項目

屠 隆 集

(全十二冊)

(明)屠隆著 汪超宏 主編

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

(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:310006)

網 址 www.zjguji.com

責任編輯 陳小林 趙一生 路偉 劉蔚

封面設計 劉欣

責任校對 余宏 徐曉玲 胡亦瀟

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

開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張 284.75

字 數 2920 千

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書 號 ISBN 978-7-80715-884-4

定 價 1420.00 圓(精裝)

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, 影響閱讀, 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。



明東海屠隆緯真著

鴻苞卷之三十七

西吳茅元儀公選訂

宋之獻彥叔校

天如答問

傅仲溫問於天如禪師曰：『諸經教中，或說空，或說有，或說不空、不有。何者爲的義耶？』曰：『當知吾佛常依二諦說法，說法隨機，不守一途方便。若彼衆生，爲名相所迷，而著於有者，說空以破之；或不着有而復著於空者，說有以奪之。偏空偏有，固非實法；不有不空，亦非了義。若夫直示一心，妙圓性體，應以四義明之。四義者，當處即空，全體即有，非空非有，即空即有。空則不動不變，不立一法，有則隨緣變現，諸法宛然。研而究之，前二義則空有對待，尚涉名言；後之二義則不容分別，不可湊泊矣。是即一真法界如來藏心，不可思議之妙也。曰空曰有，總是隨宜說法，故教外之傳，要在忘知解，絕思惟，超情見，離能所，獨弄單提，真參實悟。』

又問：『禪學之流，有一聞而頓悟者，有久參久修而不獲悟證者。其所參所聞之法有難易者耶？又有謂時節既至，其理自彰，然則不勞參學，但待其悟時之自至耶？』曰：『凡夫、賢聖

人，平等無高下。惟在心垢滅取，證如反掌。污染有厚薄，修治有勤怠，垢滅有頓慚。所云時至理彰，是其參修功行既成，則心垢既滅之時，至而悟證之，理自彰也。非曰不參不修，而有自悟之時至也。』又問病藥，曰：『經云：妄認四大爲自身相，六塵緣影爲自心相，譬彼病目見空中花，空實無花，病者妄執，能作如是觀者，內外諸病皆空。』又問圭峰，云：『散亂隨情轉，臨終被業牽。醒悟不由情，臨終能轉業。某向道既望，情業未空，倘無所醒悟，又無所處置，臨終何所恃耶？』曰生死岸頭事，不是臨時處置底。古德云：預前若打不徹，臘月三十日到來，管取手忙腳亂。所以古人盡是預前打徹。其於未徹以前，則不容不處置，凡參方問法，下手做工夫，皆處置也。既徹以後，生死涅盤，視如昨夢。隨緣消舊業，任運過時光。世緣既盡，擺手便行矣。』天如此等語，提醒人人，誠禪林慧炬也。故備記之。

古教云：『我見他人死，我心熱如火。不是熱他人，看看又到我。』似此等說話，那個不得知？只是不肯修行，下手做工夫來底，只是未到千了百當田地。過在甚麼處，過在不勇猛、不精進、不堅固、不久長。暫時發肯心，未幾又退了。考其退道心底因緣，有三種累：第一，無問僧俗男女，各各爲身口所累。其次，有眷屬者，爲眷屬所累。有家火者，爲家火所累。這三種累，累殺天下人。盡天下人遭這三種累，忙了一世，鬧了一世，苦了一世，乾弄了一世，空過了一世。何況又因這三種累，起了無量貪、嗔、癡，造了無量大小惡業，只是不悟。不悟者，何不悟其身體、眷屬、家火，皆不是爾的？如今向爾道三種不是爾底，爾尚未信。山僧爲爾索性從

頭說破。

爾家初來母腹中投胎之時，單單只是一個識神，何曾有身體來？此個身體，乃是父母赤白和合結成底一塊頑肉，本無知覺，不知痛癢、冷熱、饑飽、苦樂，因爾一個識神，着在這一塊頑肉之中，從此有知。及乎出胎之後，索性認着喚作我身，向道身非我有，決不肯信。佛祖憐之，乃苦口向爾道：此非汝身，此是精血結成底臭皮袋，不屬你管，不由你差排，以至生老病死，皆不由你處分。你從生至死，向這臭皮袋上用了多少恩愛情義，種種保養護惜，醫治安排。他只如盛夏炎月。有一壯漢，忽於黃昏之際，得個急症死了。死到半夜時分，便覺臭穢逼人，近傍不得，急急用棺材盛却蓋却，等不到鐘鳴天曉，急急扛出燒了。縱是至親至愛底眷屬，也不容停留矣。以此觀之，昨日晚間猶是一個健漢，今日早起便做一撮骨灰。知他一個識神，又向何處去了？如此急變，並不由你。既是你身體，合當由你管。既不由你管，如何妄認他是你身？徒爾遭他所累，退却道心。你之眷屬亦然。彼此拖個臭皮袋，彼此不自由，彼此管不下。無常到來，彼此替代不得。平日眼前彼此被一種恩情纏綿，喚作眷屬。眼光一閉之後，彼此不相識了。如何妄認他爲眷屬，遭他所累，退却道心？你之家火亦然。眼光脚健之時，計較經營，慳吝守護，將謂百千萬年得它受用。誰知一氣不來，一毫也將不去，汝何妄認是你家火，遭他所累，退却道心？今日諸人既聞此話，便合回光照破，痛自省悟。於此三種累上莫認着，莫戀着，莫貪着。安其定分，任運過時，却須撥轉念頭，向生死事上奮發，勇猛精進，討箇分曉。

天如此等語，咬破舌頭，血淋淋說出，明白痛快，大提醒人。學人勿以言語粗淺忽之，世間華美文字不肖也。曾看過來都只是浮言浪語，鐵圍疊嶂，苦海增波，何益人性地分毫？爭如這一段苦口喫緊俗話，使人讀之，心開目明，毛髮頓豎。假若從此看破一切無常，塵念頓灰，道心長進，猛然參取，理窟靈光忽爾透露。此時華嚴會上，何限逍遙？三十二相爲法身，天人大士爲眷屬，七寶蓮臺爲報土，千生萬劫，永脫沉淪。豈不慶快哉？人人有此分，只無奈爲情塵所迷，剎那回頭，請細參天如和尚口中老婆舌頭語。

真定

古人云：『凡人除境不除心，聖人除心不除境。』又云：『閉目不觀，便是一重公案。』蓋言人性地既徹，縱令涉境亦能轉境。不爲境轉，非爲心能不動，便可無所不做也。是言不必除境，不是要去尋境。若着意除境，除即是障。若要去尋境，尋更是障。《清淨經》云：『制而無着，放而不逸，處喧無惡，涉事無惱者，真定也。』不以涉事無惱，故求多事；不以處喧無惡，故來就喧。《天隱子》曰：『若徧行諸事，言心無所染，於言甚善，於行極非。』今之人徧行諸事，而言心無染者甚多。借六藝以文姦言，不獨僞儒，僞釋道亦有之。即如《色慾》一節，廣行淫事，慾海無津，而曰我迹雖如此，心不染色。又如《財貨》一節，巧取善奪，富積丘山，而曰我迹雖如此，心不染財。誰其信之？此不是錯認了道理，不過假借大法，躲閃遮飾，何益人毛髮事，祇

招重業耳，吾曹戒之。

破 妄

世界衆生皆依妄立，妄如不生，空於何有？破妄發真，應化淨妙佛土，在世出世，已離執着。若迷妄不盡，猶難語真元。妄盡真現，無世可出。

撤 障

今夫鏡，以墨塗之，則暗而不見丘山；以粉拭之，則明而照萬物。小明則小照，大明則大照。小照則見形骸矣，大照則見鬚眉矣。不見丘山者，衆人是也。見形骸者，賢人是也。見鬚眉者，聖人是也。鏡本明，垢昏之；人心本靈，慾障之。夫爲道，亦撤障而已。大慧曰：「但盡凡情，別無聖解。」

剗 情

蛆生乎醬，亦死乎醬。人生乎情，亦死乎情。太極混混，虛無寂寥。形氣何有？玄黃不立。誰爲磔裂？生此兩儀。混茫胚胎，墮于陰陽。陰陽動靜，乃分五行。埏埴陶冶，萬靈蒸出。煌煌神明，投彼幻殼。真乃投幻，幻乃雜真。譬彼玄珠，溷於沙礫。百骸外障，七情中起。

萬物紛遷，嗜慾橫生。煽誘迷惑，亡有紀極。一真失主，乃爲幻使。如良子弟人亡賴黨，久而相忘，受引被誘作亡賴事。如鬼僊傅虎，實爲虎殺，迷不自悟，轉爲虎役。遇境即住，見物必貪，經營無益，力求難得。煌煌靈明，化爲識神。如良子弟而誤作賊，聰明閃爍，奔走馳騖，思慮擾之，憂樂汨之，大水淹之，大火焚之，晝念迷倒，夕夢亦如之。人久爲僉，忘其爲人；良久爲賊，忘其爲良。形骸嗜慾，以爲沙礫。溷我玄珠，曾不得出。及幻軀敗，障物暫離，迷情不盡，靈明罔超，愈墮昏暗。業力驅之，隨彼推轉，因業受報，毫髮莫爽。倅復投殼，旋被障礙。如狂子喪家，皇皇奔走，水陸舟車，逆旅郵舍，經過凡幾，竝非其宅；如漂舟入海，汎汎蕩漾，島嶼洲渚，深渦淺瀨，漂泊凡幾，竝非及岸。靈明受障，簸弄亡極。昏時爲業，明亦非悟。爲業則墮，福亦不了。昏惑之中，有清有濁，有邪有正，有善有惡，有賢聖豪傑。迷情不盡，同一不了。故明者昭昭，總爲昏使。福報既終，還歸于業。萬劫千塵，循環轆轤，亡有解脫。害我者形，賊我者情。忘其爲害，力求養之。不悟是賊，愛而寶之。水漲必溺，火炎必燃。用久必傷，勞極必敝。造物陰陽，得牢籠我。至人悟此剗情剗識，寂滅虛無，歸于自然，返于無極。聰明既絀，窅然混沌。混沌之中，靈光乃現。跳出陰陽，脫離生死。寓形爲人，安能障我？離形爲道，還同虛空。天地有終，虛空不滅。是爲至人。

耽溺昏迷，侵精耗氣，愚人以苦爲樂；戕殺暴殄，損人利己，凡夫以罪爲福。至人視之以爲苦，而愚人視之以爲樂；至人視之以爲罪，而凡夫視之以爲福。若知其爲苦，則不耽樂矣；

若知其罪，則不享福矣。魚之在水也，人以爲水，而魚不知其爲水也；蛆之在糞也，人以爲糞，而蛆不知其爲糞也。至人之視凡人也，亦猶人之視魚、蛆也。知其爲溺，則一登即彼岸也；知其爲苦，則一返即樂土也。故聖凡無他，在迷悟之間也。以人而視魚、蛆，則魚、蛆迷也，人悟也；以至人而視凡人，則凡人迷也，至人悟也。

人知愚之爲愚，而不知明之爲愚；人知迷之爲迷，而不知悟亦有迷。精神閃爍，才思簸弄，本自惺惺，轉成憒憒，是明而愚者也。明于其甲，或昏于其乙，說時暫悟，對境還迷，是悟而迷者也。釋氏云：『一切有爲法，如夢幻泡影。』無論衆生造惡積業，自取沉淪，苟未悟性地，則雖鉅儒文章，豪傑功業，作諸善事，修諸福緣，行高當世，功滿人天，而因屬有漏，道非超脫，皆謂之有爲法，皆是識神。生死之根，塵劫之種，如悟其夢泡，去來無心，應緣不留，則雖有爲，而亦無爲也。若厭其有爲，畏其無常，遺棄事物，逃於空虛，則雖無爲，而亦不超脫也。膠有爲而住，則落有；有固累其清虛；厭有爲而逃，則落空，空亦戾於圓覺。故非有非無，常應常寂，此大道也。

解 脱

輪迴之苦，以人作輪迴之業也。地獄之災，以人作地獄之業也。不能超凡，以人不斷凡情也。不離鬼趣，以人不超鬼見也。不出三界，以人不脫三界之識也。一切六道四生以著實也，

非想非非想以著空也。悟此則可以解脫矣。

知 非

試思吾二六時中，存心制行，與佛理相應乎？與天道相應乎？與人道相應乎？與旁生相應乎？與鬼趣相應乎？則我將來之果地，可知矣。故省身者，學之實也。知非者，道之進也。

了 手

○者，無極也，道也。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，斯乃道之體也。神也，虛混沌也，溟涬也，鴻濛也，無始終、無代謝、無生滅者也。無極而太極，^②太極含三爲一，中具五十五數。中○者，乃其本體也。太極一判，兩儀生焉。之動生陽也，根乎陰也。之靜生陰也，根乎陽也。陽變陰合，而生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。水生數一，成數六。火生數二，成數七。木生數三，成數八。金生數四，成數九。土生數五，成數十。此五行生成之數也。天一地二，天三地四，天五地六，天七地八，天九地十。天地之數五十有五，此陽奇陰偶之數也。一者奇數也，二者偶數也。三奇爲乾，純陽也；三偶爲坤，純陰也。乾，神也，性也。坤，精與氣也，命也。乾以純陽而在上，坤以純陰而在下，乃成一陰一陽之謂道也。此人生之初則然也。陳上陽子曰：一陽者，本乾

也。因貪癡之後，乾之一陽乃寄於坤之中，爻實而成坎。一陰者，本坤也，因錯亂之後，坤乃破乾之全體，乾乃虛其中而成離。離，汞也，居東南方。木也，火也。坎，鉛也，居西北方。金也，水也。火炎木浮而在上為主，水降金沉而在下為賓。此乃人道也，此為世間法也，此為順五行也。今焉火木雖浮^(二)，使之就下而反為賓。金水雖沉，使之逆上而反為主。是謂之仙道也，是出世間法也，是為水火既濟也，是為顛倒五行也。故曰順則成人，逆則成丹。又曰五行順行，法界火坑。五行顛倒，大地七寶。仙道惟在逆脩也。逆脩之事，在煉精化氣，煉氣化神，煉神還虛。至於化神而又必還虛，然後為手者，何也？無極立為太極，太極分為陰陽。陰陽散為五行，五行生為萬物。一落陰陽便屬形氣，一屬形氣便有盈虛消息、生死成壞。所以至人修道，至煉完精氣，猶在陰陽五行代謝間。必至化神，而又還虛，然後超出陰陽五行，由太極而歸於無極，而與混沌溟涬鴻濛之初渾合無間矣。斯乃為至人了手之時也。

慧業

謝康樂云：『得道須慧業文人。』理誠有之。涪陵女子至心誦經，修大智慧，轉世為黃庭堅，夙植種智，因果則然。然文人病在務浮華，逞乾慧，耗真氣，漏靈光，以故聰穎之士，顧反不如椎朴之夫，往往了道。彼外示椎朴，內含靈明也。文人得道度世，代不恒有，古今惟南華、沖虛、淮南、曼倩、稚川、通明、蕭子雲、施肩吾、陳陶、曾魯公數公而已。多知為敗，多言數窮，是

道家之大忌也。

供 奉

廣桑子與梅禹金氏、季豹氏、孺子氏、泰符氏登天逸閣，而望陵陽、敬亭諸山。禹金曰：『夫恬憺穆愉者，道也。李供奉豪逸簸蕩，去道萬里。司馬子微不云乎，心死神活，魄滅魂昌。乃許供奉可與神遊八極之表。至人故不棄豪士乎？』廣桑子曰：『道不取寂，道不取靜。道若取寂，木石是道。道若取靜，磨礪是道。逸蕩所以歸穆愉也。人亦何嘗有真逸蕩乎？平居洸洋自豪，小利輒涎，小害輒戰，小快輒喜，小觸輒瞋。何逸蕩之有？真逸蕩則恬愉矣。太白狂客，特立睥睨，萬物不入其匱懷，故可與了大道也。』

宗 行

人生乎情，死乎情。愛河者，苦海也。萬劫千生，所以沉淪。而不得超越者，此情爲之障也。故忘情絕念，則返於虛無，而可以了道，可以超劫。然大如來不曰大慈大悲乎？不曰救苦救難乎？不曰捐身以爲衆生乎？上真不曰度盡世人然後上昇乎？故知忘情非土木也，斷愛非殘忍也。有至情而能忘，有大慈而不着耳。能忘，則雖普愛萬民億衆，不礙虛空；不能忘，則雖眷睨一妻一子，即屬情障。佛法云『不思惡，不思善』，善且不爲，何況於惡？然則善

亦不當爲乎？曰善不當爲，豈遂爲惡邪？如來之意，蓋善行當積，善念不可着也。身甫爲善，而此中沾沾自喜自得，安得而不障靈明，損真氣也？心不思善，兀然虛空，而六度萬行無不修，三千八百無不積，成道必矣。禪林以悟明心地爲宗門，以行善實際爲行門。夫宗行，何可分也？

苦 行

聰明之人，往往謂學道在脫灑不在拘局，在妙悟不在苦求。余謂此乃聰明人掉弄口舌，非實際語也。夫所貴乎道，正惟妙悟道。而一悟，櫛柄入手，何脫何拘，何苦何樂？如其未得，必須內堅肯心，外厲苦行。蓋苦行可以消罪業，增善智，道乃可望。豈惟常人，雖古大聖靈人，亦未有不從此中得者。釋迦自離淨飯之宮，遍參學徒，盡歷外道，然後抵雪山而精修六年。勤苦亦至矣，乃入道證聖。固非安處王宮，燕坐得道也。佛告阿難：『汝但見我成佛，不知我從無數劫之勤苦，至今乃得。』是又不止一世矣。善財五十三參，然後大悟。達磨九年面壁，然後見性。釋惠可侍達磨，雪深至腰不去，乃得其法。中峰禪師迷昧不通，自誓獨立七日，不悟當墜崖而死，七日而明見心性。馬鳴生隨神人負笈，西之女几山，北到玄丘，南至廬江，周遊天下，勤苦歷年，乃得授太陽神丹。李八百故爲惡瘡，以試唐公房，令其三婢舐之，身舐之，妻舐之，無所不試，過而後得度世之訣。陰長生爲馬鳴生執奴僕之役，親運履之勞，十餘年不懈。

同時共事者十二人，悉久而歸去，惟長生執禮彌肅，乃授《太清神丹經》。桓闔執役陶隱居，辛勤十餘年，乃先隱居而得道。葛洪聰明絕世，勤求二十年不悟，晚乃遇鄭真人而授道。丘長春求道數十年，至飛石折足而不悔，始得證悟。《真誥》云：中山劉偉道學仙在蟠冢山，積十二年。仙人數試之，無所不至，遂賜其神丹。一人好道，而不知求道之方，朝夕拜一枯樹，乞長生，如此二十八年不倦。枯木一旦生花，花有汁，甘如蜜，有人教令食之，即仙。一人旦旦詣河邊拜河水，如此十年，河伯出而指示得道。中岳如是，用心精誠之至也。天下之物，未有不用力而倖得者。況於大道，而可以無心散漫、僥倖而成哉？莊生不云乎『用志不分，乃凝於神』？

資 學

高邁疎朗之人，易於擺落世緣，少所黏帶，而恒患條理不密，乏檢點精嚴之功。清約溪刻之士，多能謹守繩墨，不敢放逸，而亦病器量不宏，寡廣大茹納之德。故嘗爲二語：勿以拘局，損其消搖；勿以寬舒，忘其檢律。金以煉而精，資以學而成。

學道堅精

夫道者，通天徹地，長養萬物，頂立古今，詎常人所能擔當哉？非死心硬脊梁鐵漢，必不

足以辦此一段大事。鳥窠禪師坐禪，鳥巢其頂，恐驚鳥壞卵，兀然不動，至鳥卵出雛而後出定。郝太古真人坐於沃州橋下不語，常爲小兒輩戲，累甃石爲塔於頂，囑以勿壞，頭竟不側。河水汎溢而不動，而亦不傷，如是者六年。古至人修道勇猛堅精如此，是爲鐵脊梁漢，了道何疑？今人學道操作輒心，跨兩頭馬，朝爲而夕欲其成，坐此而心馳於彼。若然，而胡以得道？乃猶譏曰：『道繇宿骨，非力學所致。』嗚呼！余每念及此事，未嘗不痛哭拊膺也。

學道患有住

廣桑子性好施，頗自見德，爲吏五載，交遊親故踵接。廣桑子樂焉，婦亦不倦。婦之不倦難矣。廣桑子好施而自見其德，其住於施也。道之所大患，在於有住哉？『人天小果，有漏之因』，此達磨之所以誨梁武也。

求真師

玄門了道在了精、氣、神。精，吾精也。氣，吾氣也。神，吾神也。離，吾心也。坎，吾腎也。汞，吾離也。鉛，吾坎也。吾鍊吾精，吾鍊吾氣，吾鍊吾神。取吾之坎，填吾之離，採吾之鉛，點吾之汞。自是而結胎，自是而出神，自是而混沌如綿，自是而虛空粉碎。若然，大修行人止須獨坐深山，清虛高貴，不求法財，不依外護，不勞奔走，不帶是非，只一蒲團便足了道，詎不

美哉？修行人其誰不之願也？然詳考古今列聖群真，論殊不爾。

張紫陽云：『大藥不求爭得遇，遇之不鍊是愚癡。』又云：『須知大隱居塵市，何必深山守靜孤？』又云：『未煉還丹莫入山，山□内外盡非鉛。此般至寶家家有，自是愚人識不全。』又云：『休施巧偽爲功力，認取他家不死方。』又云：『只因彼此懷真土，遂使金丹有返還。』又云：『工夫容易藥非遙，說破令人失笑。』薛道光曰：『真一之精，造化在外。』又曰：『金丹者，先天地之一氣交結而成，爲母，爲君，爲鉛，故謂之虎也。己之真氣後天地而生，爲子，爲臣，爲汞，故謂之龍也。金丹自外來吞入腹中，則己之真氣自下元氣海中湧起似風浪，喻然湊之。如臣之爲君，子之爲母。』又曰：『金丹大藥，家家自有，不拘市朝，奈何見龍不識龍，見虎不識虎。逆而修之，幾何人哉？』陳上陽曰：『龍者，離中之陰；虎者，坎中之陽。降我家之龍，則汞不致於外逸；伏彼中之虎，則能得彼之鉛華。』又云：『此丹在人類中而有，在市塵中而求。所謂神州赤縣者，乃大藥所產之處，固非深山大澤所生，亦非名山洞府所有。故我師云：静坐一件，是得丹之後事也。』薛道光曰：『此般至寶，家家自有，以其太近，故輕棄之。殊不知此乃昇天之靈梯也。』陸子野曰：『且道長生是何物？嘵，子子孫孫因順去，逆來永壽歎誰知？』上陽子曰：『金丹之寶，人人有之，家家有之。愚者迷而不覺，中常之士偶或聞之，亦不信受，反爲謗毀。』道光曰：『同類者，無情之情，不色之色。』子野曰：『二八相當者，在於得人。得人則藥物無虧耗，鼎器無滲漏之患也。』又云：『汞是我家元有物，鉛是他家不死方。』又曰：『作丹之要，與生身同意，但有逆順之不同耳。』上陽子